

第十九回 悲分散千里尋兒 話團圓斷腸問卜

詩曰：

忽忽乎，余未知生之為樂也，願脫去而無因，安得長翻大翼，如云生我身，乘風振奮，出六合，絕浮塵。

死生哀樂兩相棄，是非得失付閒人！

話說貴兒因逢玉不回，心中著急，欲求公姑依著李公主來信，竟到嘉桂山相求，又怕公姑年老，跋涉不易。公姑不往，黃郎不回，挨延日久，又怕父母骸骨不可保。想到此處，就如螞蟻緣著熱鍋般，左不是右不是，憂愁傷心，思慮氣結，竟生出一個心痛病來。晨起淨手，大叫一聲，昏倒在地，牙關緊閉，手足逆冷。思齋夫婦急來抱住，亂呼亂叫了一回，方才漸漸甦醒。思齋忙叫沙氏與小青扶回牀上，自己如飛到西村，延了個有名的儒醫，姓張，單喚一個俊字，到來看視。爾道那儒醫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身材短小，體貌清奇。不履不衫，無拘無束。滿肚子，都是千子靴妖；一揸把，無非青龍白虎。

興到時，拖泥帶水，也學做文做詩；賭贏了，抹嘴捋鬚，便去食酒食肉。

自是逍遙任意人間士，寧非富貴渾忘地上仙。

走進房來，小青從雲母帳中捧出玉筍般手來，與儒醫審了三關六部，問思齋道：「求令媳玉容一觀。」思齋令小青揭開紗幔，儒醫看了，出至堂上道：「令媳貴恙鬱症也。書云：『脈生結促，病成於鬱。』鬱有五症，而令媳則哀悲憂愁之證也。悲哀者動中，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，發則心繫急而上焦不通，必有暴痛暴絕之患。但鬱有因病而生鬱者，有因鬱而生病者。令媳之脈，促結而有力，令媳之容，神消而氣索，殆因鬱而生病也。治病必求其本，而令媳之病非徒持藥餌所能瘳也。必須去其病本方能有濟，本去病除，但不可使之再發，再發則成痼疾矣！」思齋喟然道：「先生之言，洞見肺腑，盧扁不及也。」厚謝而去。真個：

妙理心能契，高名耳不虛。

話說思齋聞先生之言，心中憂悶，進來與沙氏商量道：「若要媳婦去其病本，除非逢玉兒子回來，帶他到嘉桂山請兵，報了親翁之仇，取回親翁骸骨，或能去得他的悲憂。只是那畜生不知為著何事，日復一日總不見到，叫我怎生解救媳婦呢？可憐媳婦青年遭禍，僥倖得脫，千里來尋著爾我，今又令他鬱鬱而死，我心何忍！」說罷泣下，沙氏亦泣道：「不如且哄他，只說爾我兩個待逢玉不回，媳婦病好了，要舉家同媳婦逕到嘉桂山住著，就求李公主發兵報仇，哄得他身子好了，再作商議如何？」思齋點頭道：「此亦救急的妙方，爾就去與媳婦說。」沙氏來到房中問道：「媳婦，爾心中這會兒寬些麼？」貴兒道：「心中嘈雜得緊。」沙氏道：「爾公公叫爾好生養好身子，他等逢玉不至，要在四月初旬，天氣清和，舉家同爾到嘉桂山，代爾請兵報仇哩！」貴兒原無甚病，只因逢玉不回，空有此好機會，不能及早請兵報仇，遲恐不及，遂爾憂鬱成疾，今聞公公肯挈他到嘉桂請兵，愁腸頓寬，痛苦如失，蹙然起來向沙氏叩謝，沙氏大喜道：「爾今身子虛弱，且過數日，養得平復，就叫爾公公擇日起行。」說畢出房，悄悄與思齋說知，思齋暗暗喜歡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已是四月初旬。貴兒不見公姑提起往嘉桂的事，心中想道：「莫非公公哄我麼？」走至房中，取一幅花箋，寫詩一首，叫小青悄悄放在思齋案上。思齋回來，見案上有詩一首，字面端楷香美如時花美女，知是媳婦寫的，忙取來讀道：

顧復恩多思不禁，暗垂珠淚晝沉沉。

睡驚燕語頻移枕，病起蛛絲半在琴。

雨徑亂花埋宿豔，月軒修竹轉涼陰。

不堪讀罷緹縈疏，愁絕妝台擁鼻吟。

思齋看畢，歎息道：「媳婦可謂才德並茂矣！彼蓋因吾許了他同往嘉桂，吾今許久不提，故為此詩。彼心甚急而詞甚含蓄，蓋不敢催促我也。有如此賢孝媳婦，老夫不同他一行，便不成人父了！」遂走轉後堂，叫沙氏來商議道：「醫生謂媳婦的病好了，不可再發，再發便成痼疾。逢玉這畜生，莫想得他回來！我前已許了媳婦同往嘉桂，今若不去，彼必不快，那病就要再發了。且嘉桂山李公主奉來書辭，肫肫懇懇請爾我到山奉養，我若到去，彼必歡喜，莫若真個同媳婦至嘉桂山走上一遭，就求他發兵，與張親家一門報仇，也可酬張親翁與我結親一場的情誼。只是路途遙遠，翁媳兩個有許多不便，莫若爾也同去走走好麼？」沙氏道：「李公主與吾兒子一結親，就曉得差人送甘旨求與爾我，也是個賢媳婦，我就同爾到嘉桂去看視他一番也好。」思齋大喜，著人到書房叫回次子黃逢珠來，吩咐道：「我與爾母親要同嫂嫂到嘉桂山一走，今將家務交付與爾，早晚須小心看管，暇則攻書，毋荒毋嬉，我事畢即回。」逢珠應諾，遂整頓行裝，擇日起程。貴兒來與沙氏商議道：「公公年老，路途中間須人服侍。媳婦來時是男妝，今欲依舊男妝，席上船投店不必避忌，便以服侍，不識婆婆以為可否？」沙氏道：「待我與爾公公商議如何？」沙氏來與思齋說了，思齋大喜道：「極好，媳婦容貌非常，觸人眼目，我正慮此，改了男妝便不必顧慮了。」貴兒聞命，打扮做童生模樣，攜了小青，僱三乘轎子抬了，就吩咐盤為連，叫兩個軍健挑了行李，跟著轎子一同來到松江，僱船長行。但見：

偏舟新雨後，芳意滿沙汀。

夕樹鳥聲喜，春畦麥子青。

看雲閒出岫，為客擬飄萍。

七色奔流地，征帆起一經。

舟至長沙，聽得人紛紛揚揚傳說將來：瑤人反了，督府兵敗，省城已被圍困。思齋聞之大驚，急喚盤為連進來問道：「聞得爾公主已反，我每恐不可前進！」為連道：「廣東所屬我輩甚多，獨公主歸附朝廷，其餘若連山之八百僮、羅旁之五花賊，皆擁眾十數萬，不服王化，瑤人雖反，必不是公主，太公勿憂。」思齋聞言，方始放心前進。已至興寧，又聽得人說：瑤人來征火帶山賊，龍川一路，兵船充斥，甚不好走。盤為連聞得，來與思齋道：「聞得有兵來征火帶，太公可作速趕至龍川一問，就知何處瑤人。」思齋道：「是。」催促梢公趨程，趕至青溪起岸，見許多鳩形鵠面衣衫襤褸的人，三五成群而來，思齋也不以為意。到了岐嶺，見許多人，圍莊一起，指手劃腳的在那裡問他，思齋也挨近去聽他說什麼，只見一個道：「小人自去年十月被擄進去，就從初我這管身，

取千金來贖，小人知賊無義，就與了千金也未必放我，由他拷掠燒鉗，我總不寫，又把我縛了手足丟在豬圈，繼又把索穿了我腳跟倒吊樑上，幾不得生，幸瑤王帶兵到來，誅滅賊首，方才得釋，又蒙給賜盤錢回家。那瑤王真是我等重生父母！」思齋聞言，分開眾人，把手一拱道：「列位既是火帶山得釋難人，可知惠州府梅花村有個舍親張秋谷一家，可曾得釋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被烏禽嶂黃沙賊擒的，與火帶山遠隔，卻不曾聞得。前日，我等在龍川，聞得瑤王班師，齊集在關前送行，約有數千人，令親不死必然也回家去了。」

思齋大喜，忙回來與貴兒備細說知，道：「恭喜我兒！難民既有數千，親翁諒必無恙！今不須到嘉桂山去，竟到梅花村父子團圓便了。」貴兒嗚咽道：「據公公所聞，凡所被擒，拷掠燒鉗備諸慘毒，兒之父母景衰日暮，莫想得生。但今賊已剿滅，難民已散，恐怕連那根骨頭也無人可訪問了。」說畢，撫膺大慟。思齋道：「我兒勿悲，這裡有文公廟，極其靈應，我每且到廟中間個玦兒，看吉凶若何？」說畢，遂一齊來到文公廟，大家謁拜畢，貴兒取玦，嘿嘿禱告了，把玦向空中一擲，就是一個聖玦。思齋大喜道：「此玦最吉，親翁必然無事，我兒再求文公賜個聖玦來證一證。」

貴兒跪下禱畢，把玦向空又擲下去，看時，卻變作一個陰玦了，貴兒失色。思齋拾玦在手道：「文公是個正直神人，必無戲耍人處，我兒起來，待為父代爾一擲！」思齋告道：「聞公誠感鱷魚，義折庭奏，生時如此正直，死後自然神明。今弟子某親遭賊擄去，如或不死，乞賜聖玦。」說畢一擲，就一個聖玦。思齋道：「聖玦須證，真個不死，再賜一玦。」復擲下去，又一聖玦。思齋大喜道：「既不曾死，我媳婦團圓有日矣！」再擲下去，則又變成陰玦。思齋忙拾起玦來道：「古人云：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。神已告我不死，我原不該擲了。我兒拜謝神罷。」貴兒心上憂疑，拜了起來，見案上有筆，提起來向壁題詩一首道：

靈宮赫赫似衡岳，瞻拜何殊舊日情。
霧泄芙蓉千葉暝，雲收紫蓋眾峰晴。
祝融不吝為公現，杯玦偏慳此日呈。
正直忽然成夢夢，教人怎不笑先生。
題完復寫絕句一首道：

女孥未死親先失，秦嶺重來歲已移。
聞道賊平心轉恨，不曾鞭得盜魁屍。

寫畢，不勝傷悲。廟祝走來，與思齋施禮道：「這位相公，似有什麼難決的事一般。」思齋道：「正是。」廟祝道：「我這裡近來一個仙姑，姓劉，自稱是劉三妹後人，能禳星告斗，起人災疾，又善雞卜、炷卜、呂仙卜諸術數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太公何不求他起個數來一決？或有甚不吉之處，就求他破個雞卵，審係何妖作祟，備些酒饌禳除，自然無事。」思齋道：「仙姑有怎樣靈驗，得他來一問休咎甚好，但不知他住在哪裡？」

廟祝道：「太公若要請他，我就代太公一行何如？」思齋大喜道：「如此極好。」廟祝去不多時，引著一個仙姑進廟來，思齋舉眼看那仙姑時：

桃花面，鶴翎髮，青霜袍，玄瓊舄。若若靈飛綬，垂鳳彩之文；峨峨天真冠，頂夜光之赤。
望而知為異人，即之彌見奇絕。

思齋忙牽貴兒上前，迎接入廟，敘禮坐下。仙姑一眼看定貴兒道：「這位相公可惜是個男人，便不免陰陽混雜。若是個女兒，怕不是個一品夫人。」思齋道：「何以見之？」仙姑道：「面色端嚴，皮膚香潤，髮細背圓，身肥肉重，女則極美，男則稍遜。」思齋暗喜，茶罷，貴兒泣拜仙姑道：「家父母被賊擄，未知生死存亡，求仙姑一決休咎。」仙姑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起身取香五枝，向天祝曰：「天數五，地數五，大行之數五。三多凶，五多功，五與五合，人在其中。惟爾有神，尚明告儂。」念畢，把香向空一撒，取最遠一枝，以指量長短，折為六節，布成一卦，寫出四句道：

一夜月明，千山風定。破麥見麩，自得真信。

寫畢，付與貴兒道：「此數目下雖吝，久後必吉，不必慮也。但相公明堂微有晦色，不久恐有虛驚。吾再與爾起個數來，看看如何？」如前焚香布卦畢，復寫出四句道：

遇驚勿驚，遇憂勿憂。禍兮福倚，吉向凶求。

寫畢，仙姑道：「此數兌下乾上，於卦為履，有『履虎尾不咥人』之象。雖有驚恐，可無慮也。」說畢，起身作別。思齋取一封銀子相酬，仙姑笑而不受，搖著塵尾飄然而去。思齋歎羨道：「此真仙姑也！其視世之贖魂設鬼，弄騙愚婦人者，大有徑庭矣。」送了回來，就把那封銀子賞了廟祝，辭別起程，望老瀧進發。正是：

行人自是心如火，兔走烏飛不覺長。
未見貴兒有甚虛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除卻帶尋一方，其病更無他藥可療。而問卜問仙，雖點綴路途中景況，實陪起被劫一段文字。

野雀道人曰：張俊不可使之再發，再發則成痼疾二語，直送貴兒到三都，平其劇盜。如此醫生，庶足當醫國手三字。